

## 芭蕾舞者：疫情挡不住抚慰人心的舞姿

2020年12月的一天，阳光洒在上海芭蕾舞团排练厅的木地板上。柔和的光线，勾勒出31岁芭蕾舞演员项阳清秀的面部轮廓。“就这样！”摄影师说：“光线，正正好。”

再一次，他按下快门。镜头里，芭蕾舞女演员脸上洋溢着笑容。

她，摘下了口罩。

时间拨回到9个月前。也是在这间排练厅里，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提出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，召集演员们恢复每天例行的舞蹈训练，并且要将它变成网络直播“公益公开课”与公众分享。

排练厅里架起了摄像机。芭蕾演员们彼此间隔超过两米，戴着口罩，整齐协调地跳跃、起舞，姿态依然那么轻盈、优美……项阳正是其中的“口罩舞者”之一。

咔嚓，新华社记者瞬间定格的一张照片，将项阳和她的小伙伴们送上了“头条”。这张照片里，身材颀长的项阳处于领舞位置，足尖点地，正要凌空跃起。虽然脸上的表情被口罩遮得严严实实，但她挺拔的身姿和淡然的气质都在传递出一种不忧不惧的从容。

上海芭蕾舞团的“口罩芭蕾”火了，感动中国，也打动了无数海外网民。

在疫情肆虐的“至暗时刻”，一群中国上海的芭蕾舞者，用绝美的舞姿抚慰人心。他们也赋予了艺术以最强烈的意味：在困境中充满希望、不懈奋斗，就是人类在巨大灾难面前可以展示出的最为坚强、高贵的姿势。

## 二

疫情这一年，很多人的生活被改变了。

项阳说，她的社交网络账号“涨粉”了，每天都要面对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：为什么要戴着口罩坚持跳舞？会不会觉得很闷？……

“闷的感觉，肯定会有。意外走红嘛，其实倒没有太多在意，我日常还是比较专注于自己每天的跳舞……作为一个舞者，就要时刻准备着。像我们团长所说的——停工不停功，这就是芭蕾的精神。”项阳以一种呆萌又淡然的语调说。

对于舞者项阳来说，她的舞蹈之路并非坦途。这一年，她焦虑的是时间的流逝。

虽然自小在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学习芭蕾，但为了登上上海的舞台，项阳2008年来到上海后，先就读于同济大学，毕业后才进入了上海芭蕾舞团。

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，日复一日、周而复始的枯燥训练，其实也是芭蕾舞者的日常和全部的生活。所有唯美的高光时刻，都在舞台上。

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，这一切都改变了。训练继续着，但剧场停摆了。人生第一次，项阳开始担心自己的舞蹈生涯会在疫情中终结。“因为我已经31岁了。无论肢体还是心态，都在走向成熟。我想，我在舞台上，也许只能再跳两三年了。”



大图：12月15日，项阳（前）在上基础训练课。  
左上：12月15日，项阳（左）和舞伴在排练节目。  
右下：12月15日，项阳午休时给自己的舞鞋缝上绑带。

新华社记者任珑摄

## 三

疫情给人类带来冲击和挑战，也带来思考和沉淀的机会。

在这场疫情中，项阳是千千万万个中国文化艺术工作者中的一个。他们坚持排练、创作，以独特的方式汇入战“疫”的洪流。

项阳说，疫情发生以来，自己的心态逐渐改变，“看到无数逆行者的慷慨奉献，听过许许多多令人感动泪奔的故事，我的内心安宁了……同时也发现，芭蕾艺术对我而言，是更加纯粹的享受、爱和向往。”

疫情中迎来转折时刻。5月，上海芭蕾舞团以一场阵容强大的原创剧目汇演《起点》重新回归舞台、回归公众视线。

起点，象征着重生、重新出发。项阳在剧中担

纲演出现代芭蕾《家园的呼唤》。这是根据维瓦尔第《四季》灵感创作的作品，讲述人类被赶出大地，失去了从前的世界，他们渴望重新感受清风、鸟鸣，开始珍惜生命中所有美丽的痕迹和记忆。

“那么久没有站在舞台上，真的是有点小激动和小紧张！”项阳说，站在舞台上，看见台下的观众戴着口罩、隔着座位、专注地欣赏着演出，她无比投入、无比享受。

## 四

2020年的这个岁末，项阳再也没有时间为未来焦虑。重新出发，她的演出日程安排得满满的：红色经典《白毛女》、世界经典芭蕾舞剧《胡桃夹子》，还有更多。

旋转跳跃、旋转跳跃……在这舞台的一方天地，用力量和美引领人们，去超越灾难、超越

痛苦、超越生命的无常。对于一个舞者，这就是最大的动力。

“人们都说，芭蕾很美。其实我觉得，美是一种精神力。芭蕾的美，来自那种日复一日的磨砺、奋斗，那是我们想通过舞姿传递给每一个人的。”项阳说。

在这个31岁的芭蕾舞女演员心里，隐藏着一个励志的卡通角色——动画片《海贼王》中的“路飞”。她把路飞的名言分享给记者：“无论你的人生中遇见什么风浪，都请你热血拼搏、永不放弃！”（记者孙丽萍）新华社上海12月22日电



◀◀ 扫描二维码  
浏览新媒体报道

## 公交车长：口罩遮不住会“说话”的眼睛

郑州市B38路公交线上，有一位特殊的女车长，她叫黄菲。疫情来袭，当人们只能戴上口罩相见时，这个眼睛会“说话”的女车长温暖着曾经冷漠的城市。

每天都在走同样的线路上，黄菲的工作像一条毫无波澜的直线。

3月初，疫情态势严峻。郑州，这座平日里熙熙攘攘的城市，像被按下了暂停键，冷清得让人陌生。

郑州公交一直没有停运。和其他公交司机一样，黄菲成了城市“五线谱”里为数不多跳动的“音符”。

每天早上六点，黄菲的B38路都会准时从站台发车。黄菲说，春节期间她没有选择回家，而是继续留守在了工作岗位，“线路不停运，就得有人跑车”。

疫情期间，对车辆进行消毒成了她每天必须完成的新任务。扶手、垃圾箱、空调出风口、司机驾驶座，每一个位置黄菲都清理得很认真。

如今，城市重新复苏，再次看到大街上拥挤的人群，黄菲也会心生感慨。消毒、跑线、打扫车厢卫生……还是面对这些循环往复工作，黄菲觉得“自己心里更踏实了”。

“我们只是做好了自己的工作。”这是黄菲接受记者采访时最常说的一句话。平凡的岗位上无须多言。在那些曾经寂寥如雪的日子里，默默坚守，就是最暖的回答。

## 二

熟悉黄菲的同事说，她有一双会“说话”的眼睛。

的确，口罩遮住了黄菲的口鼻，却遮不住她那双爱笑的眼睛。

身为公交车长，黄菲行车时说话的机会并不多。眼神，成了她和乘客之间沟通的桥梁。

行车时，黄菲总会习惯性地看一眼驾驶室里的后视镜，但疫情期间，回应她目光的，往往只是一节空落落的车厢。

黄菲说，她很想念以前公交车挤满人的日子。

疫情严重的时候，令她难忘的是，偶有上车的乘客，总会为她投来一份温暖的目光。她也会报以热情的眼神回应。

尽管只是眼神上的交流，彼此却感到有人在乎，有人理解。

大家是陌生人，也可以成为互相温暖的火种。

可这种温暖，时常不能惠及她最亲的人。

今年8月，正值暑假，黄菲的儿子在家无人照顾，她便带上了儿子一起跑车。晚上10点，送完最后一班乘客，黄菲才发现儿子在车厢的一个角落



大图：12月18日，黄菲驾驶公交车行驶在路上。  
右上：12月18日，黄菲8岁的儿子宋晗昱在妈妈上班前拥抱道别。  
左下：12月18日，黄菲在上岗前整理仪容。

新华社记者李安摄

里睡着了。

“那会儿特别心酸，但儿子醒后还问我：‘妈妈，你辛苦不辛苦？疫情特别厉害，咱们赶紧回家吧。’”黄菲说，她做好了一个车长，却没能做一个妈妈。

## 三

“坐上驾驶室，我的心就是自由的。”

很多人的印象里，只有汉子才能驾驭得了公交车这样的庞然大物。但从小小酷爱开车的黄菲，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公交车司机。

这个半路出家的女汉子，做过保险公司的

职员，31岁才拿到公交车驾照。“高中毕业后，我没事就爱摸摸方向盘，当时年纪小，只敢把开年的梦埋在心里。”

黄菲驾驶的B38路公交车，现在是她最珍重的“老伙计”。平日里，一天三分之二时间都在车上度过。她会在驾驶室里摆放一些小物件，给自己和乘客带去一点温馨。

驾驶室里的她，也曾胆怯和不安，尤其是疫情期间的夜晚，空荡的街道让她感到格外孤单。但农民出身的父母安慰她：“你做的就是这份工作，当一个公交车长，你不能退缩。”

不知道多少次，黄菲许愿，希望这个城市再

热闹起来。

如今，黄菲的愿望实现了。她又可以在熟悉的线路上，和乘车的人们交流致意，享受驾驶的乐趣。

夜幕下，B38路公交车的灯光温暖如炬，直抵远方，照亮每个乘客回家的路。

（记者翟濯）新华社郑州12月22日电



◀◀ 扫描二维码  
浏览新媒体报道



新华社北京电（记者彭韵佳、沐铁城）大至浩渺苍穹，微如尘埃质子。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，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用自己的青春与热血，上下求索，勇做未知领域的“先行者”。

显微镜下，宣战病毒。

2020年，一场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冲击。对“80后”科研工作者王奇慧来说，这也是一场科研的硬仗。

“我们一直在研究，一直在准备。”博士后毕业后，王奇慧进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，她就已经扎根在新发、突发传染病领域，重点研究冠状病毒的致病机制和干预手段。

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，王奇慧所在的整个研究团队迅速投身抗疫科研一线。

“疫情紧急，必须跟时间赛跑。”王奇慧的家距离她的工作单位只有10分钟，但在攻坚阶段，她连续3天都没有回家。5岁的儿子在“描述妈妈”作业中写道：爱加班、不回家。

“这就是我研究的领域。”面对新冠肺炎疫情，已任病原感染与抗体药物青年研究组组长的王奇慧，认为自己责无旁贷。她带领团队研究新冠病毒的入侵机制，研制针对新冠病毒的特异性药物。

由于过度劳累，王奇慧左耳出现突发性耳聋。王奇慧回忆说：“刚开始我就没当回事儿。”后来她发现听力急剧下降，才住院治疗。

“十四五”规划《建议》提出，科技创新要“面向人民生命健康”。

“面对传染病，我们要冲在第一线。”王奇慧更加明确未来方向：在生物安全领域，做科研尖兵。

浩瀚星空，征途宇宙。

2020年1月，被誉为“中国天眼”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（FAST）工程通过国家验收，投入正式运行。

作为FAST团队青年一代的骨干，甘恒谦与FAST结下缘分已近20年。早在2002年硕士在读期间，甘恒谦便结识南仁东，开始仿真计算FAST焦面场，进行相位阵馈源接收机可行性研究。

博士毕业后，甘恒谦进入FAST项目工作，负责接收机前端射频电路的设计与组装，并参与FAST电磁兼容测试工作。

“当时的大窝凼，是个不想再去第二次的地方。”这是甘恒谦第一次到FAST项目现场的感慨。2011年秋天，为测试场地电波环境，他辗转两天，满怀着建设大项目的激动与憧憬，来到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的大窝凼，看到的却是布满泥泞的土地与棱角尖利的石块。

随着接收机设备正式进场安装，甘恒谦便开始频繁奔走于北京与贵州之间。

“后来去的次数太多，每次的记忆就不是很清晰了。”甘恒谦回忆说，但每次去，都会有新的变化，FAST日渐成型。

“幸好接收机一切正常。”这是甘恒谦得知FAST第一次检测到脉冲星时的心情，他没有太过波澜的情绪起伏，只是觉得可以松口气。对他来说，这只是完成了一项工作，接收机运行很正常，没有拖项目的后腿。

对于“十四五”规划《建议》中的“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”，甘恒谦的理解是：“科技自立自强”就是要避免过度依赖国外技术，要准备好自己的“备份方案”，这是抵御国际合作风险的“压舱石”。

奇妙化学，勇闯未知。

高成本的铂基催化剂长期制约燃料电池发展。针对高性能燃料电池氧还原催化剂的研发，由此成为世界各国竞相抢占的科技战略制高点。

“太兴奋了！”回忆起第一次研究成果成功发表，“80后”科研工作者郭少军记忆犹新。通过不懈努力，他将铂基和钯基氧还原催化剂催化活性分别提升27倍和17倍，显著提升氧还原催化效率，减少转化成本。

大学时，郭少军就表现出对化学的浓厚兴趣，但化学研究的背后是无数次的实验。有时候为了获取一种结果，郭少军在实验室一待就是一天。科研的“冷板凳”，他坐得踏实、心安——通过尝试才能发现化学的美。

“坐‘冷板凳’是常态。”回首自己过去15年的科研岁月，郭少军一直以年近90岁的博士生导师为榜样。“他老人家依旧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，经常晚上12点才结束工作。”

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一直激励着郭少军。日复一日，他坚持探索与创新，从一位青葱少年成长为新时代科研工作的领军者。

“创新”“自信”是郭少军科研路上的关键词。在此基础上，他认为应身体力行，继续推动中外在科研领域的合作，积极融入全球燃料电池和氢能创新网络，向世界分享更多的中国科技成果，贡献更多“中国智慧”。

在新时代新征程中，还有无数像王奇慧、甘恒谦、郭少军一样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奋战一线，为助力“科技强国”踏梦前行，让青春在探索中熠熠闪光。

年轻，  
青春在探索中闪光